

[英] 贝尔·格里尔斯 著

BEAR GRYLLS

王国平 刘勇军 译

绝命战机



GHOST FLIGHT

 接力出版社
Publishing House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Top 100 Publishing Houses in China



绝命直升机

JUEMING ZHANJI

[英] 贝尔·格里尔斯 著

王国平 刘勇军 译



接力出版社
Publishing House

桂图登字: 20-2015-161

GHOST FLIGHT

Copyright © Bear Grylls Ventures 2015

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15, by Jieli Publishing House Co., Ltd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绝命战机/ (英) 格里尔斯著; 王国平, 刘勇军译. —南宁:
接力出版社, 2015.9

书名原文: Ghost Flight

ISBN 978-7-5448-4095-8

I. ①绝… II. ①格… ②王… ③刘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
英国—现代 IV. ①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5) 第201794号

责任编辑: 胡金环 车颖 王莹 文字编辑: 朱丽丽

美术编辑: 严冬 责任校对: 刘会乔 责任监印: 刘冬

版权联络: 王燕超 媒介主理: 张猛

社长: 黄俭 总编辑: 白冰

出版发行: 接力出版社 社址: 广西南宁市园湖南路9号 邮编: 530022

电话: 010-65546561 (发行部) 传真: 010-65545210 (发行部)

http: //www.jielibj.com E-mail: jieli@jielibook.com

经销: 新华书店 印制: 北京市海淀区四季青印刷厂

开本: 880毫米×1250毫米 1/32 印张: 13.875 字数: 317千字

版次: 2015年9月第1版 印次: 2015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00 001—25 000册 定价: 39.6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质量服务承诺: 如发现缺页、错页、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, 可直接向本社调换。
服务电话: 010-65545440

谨以此书献给

我的已故祖父威廉·爱德华·哈维·格里尔斯准将，
他获得过大英帝国勋章，隶属于第十五/十九国王皇家轻骑兵团，
是标靶特别行动组（Target Force）指挥官。

虽然他已离去，却永远活在我心里。

致 谢

感谢 PFD 出版社文稿代理卡罗兰·米歇尔、安娜贝尔·梅鲁洛和蒂姆·宾丁对初稿坚定的支持和独到的见解。感谢 PFD 出版社助理劳拉·威廉姆斯一直以来付出的巨大努力。感谢乔恩·伍德、杰迈玛·弗雷斯特，以及奥利安出版社的苏珊·兰姆、马尔科姆·爱德华兹、马克·拉什、加比·扬等“格里尔斯团队”的各位出版人。

特别感谢埃文防护公司的化学武器专家哈密什·德·布雷顿-戈登博士（获颁大英帝国勋章）在生化武器、核武器，以及防护措施方面给出的建议和专业知识。感谢英国混合航空飞行器公司的克里斯·丹尼尔等人在空运方面提出的建议和指导。感谢自闭症等大脑障碍疾病专家杰奎琳·博格博士。感谢安妮·夏乐特和保罗·夏乐特夫妇在相关历史方面提出的深刻见解和考证。

当然，最后我要对达米安致以诚挚的谢意。我们一起在我祖父的“战争保险箱”内找到了“绝密”文件，达米安帮我以此进行了创作，让它们栩栩如生地呈现在读者面前。

作者手记

我的祖父威廉·爱德华·哈维·格里尔斯准将获得过大英帝国勋章，隶属于第十五/十九国王皇家轻骑兵团。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之际，温斯顿·丘吉尔组建了标靶特别行动组，我的祖父便是这个迄今为止最神秘机构的指挥官。他率领英国陆军部辖下的特工，追踪并且保护秘密技术、秘密武器、科学家和纳粹高官，协助盟军打击新敌人。

在祖父去世多年之后，一些机密信息根据《官方保密法》(Official Secrets Act)的“七十年解禁原则”得以公开，我们一家才知道他作为标靶特别行动组指挥官的这一秘密身份。本书的创作正是基于这一发现。

祖父是个沉默寡言的人，但从小到大，他都对我非常好，所以我十分怀念他。我永远记得他爱抽烟斗，总是一副高深莫测的模样，爱讲冷笑话，深受部下的爱戴。

不过对我来说，他始终是我的泰德爷爷。

《哈珀杂志》，1946年10月

《无数机密》

作者：C. 莱斯特·沃克

有人近来致信赖特空军基地，称获悉该国收集了许多敌军的战争秘密……问能否寄一套有关德军喷气式发动机方面的资料。陆军航空兵空军文献部的答复如下：

“恕难从命——这套资料重达五十吨。”

缴获的敌军战争秘密不计其数，五十吨不过是很小一部分。你是不是一向都很关心战争机密？话说谁又不关心呢？相关的战争机密资料杂乱无章……成千上万，文件堆积如山，没什么能与之相比，得知这一点，你或许非常感兴趣。

《每日邮报》，1988年3月

《别针计划》

作者：汤姆·鲍尔

所谓别针计划，即战后盟军为夺取纳粹德国战利品而展开的一场惊心动魄的战斗。希特勒倒台后仅仅几周，受五角大楼高官青睐的“狂热纳粹分子”摇身一变，成了有身份的美国公民。

在经济复苏这一利益驱动下，英国计划雇用受指控的德国人，英国政界为此争执不下；与此同时，法国人等却罔顾德国人的罪行，对他们来者不拒；美国人则通过一套欺骗手段，漂白了纳粹科学家的罪行，将他们招致麾下。

盟军调查人员撰写了数百篇报告，毫不避讳地称德国人取得了“惊人的成就”，做出了“超凡绝伦的发明”，由此证明德国人拥有强大的技术实力。

在与敌人的斗争中，希特勒的确笑到了最后。

《星期日泰晤士报》，2014年12月

《奥地利发现庞大的纳粹秘密“恐怖武器”基地》

作者：博阳·潘瑟夫斯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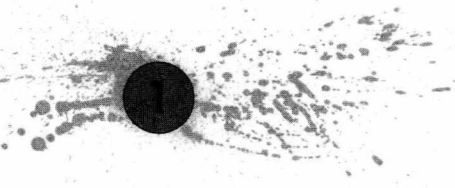
奥地利最近发现了一座大型纳粹秘密地下基地，在“二战”即将结束的时候，纳粹利用这个基地研发包括核弹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。

上周发现的这座大型建筑紧邻圣乔治古辛市。据称与附近的B8伯格克里斯地下兵工厂相通，该厂生产过第一架战术喷气式战斗机梅塞施密特Me 262，在战争临近结束阶段，这种战机曾一度对盟国空军构成了巨大威胁。解密的情报文献和目击者的证言帮助发掘者找到了秘密入口。

“这是一座大型工厂，很可能是第三帝国最大的秘密武器工厂。”负责发掘工作的奥地利新闻影片制片人安德里亚斯·苏尔寿说。

苏尔寿招募了一队历史学家，进一步发现了证据，证实了科学家的确在进行党卫军将军汉斯·卡姆勒负责的秘密项目。卡姆勒负责希特勒的导弹项目，如战争末期用于对付伦敦的V-2火箭。身为指挥官，他才华出众，但也残酷无情，曾签字批准了波兰南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毒气室和焚尸炉的图纸。有传言称，他被美国人俘虏，并在战后得到了新身份。

上周二，当地有关部门要求苏尔寿停止发掘工作，并出示历史遗迹研究许可证。但他相信发掘工作将在下个月恢复。“德国人从欧洲各地的集中营挑选了在物理、化学等方面身怀一技之长的犯人建设这个庞大的项目，幸亏有了这些受害者，我们才最终打开了这个基地，将真相公布于众。”苏尔寿说。



威廉·耶格慢慢地睁开眼睛。

睫毛一根一根地分开，挣脱连成一片的厚血痂。每挣脱一根睫毛，都要崩出一块血痂，充血的眼睛仿佛破裂了的玻璃。光线火炬似的灼着他的眼角膜，仿佛一束激光射向他的眼睛。是谁？敌人是谁？……是谁在折磨他？他们到底在哪儿？

他什么都想不起来。

今天星期几了？又是哪一年？他怎么来的？这到底是哪儿？

阳光刺得眼睛生疼，但他至少一点点地恢复了视力。

耶格注意到的第一个东西是一只蟑螂。它闯入他的视线，张牙舞爪，怪模怪样，看不清楚，却充斥着他的视线。

他感觉自己的头似乎侧着贴在水泥地上。头上蒙着厚厚的一层褐色泡沫。他的头呈这个角度，爬过来的蟑螂眼见就要钻进他的左眼窝。

这只昆虫伸出触角，试探了他一下，但在最后一刻忽地一闪，爬过了他的鼻尖。

蟑螂在他左太阳穴附近停下了脚步，而那个部位远离地面，无遮无拦。

它伸出前腿和大牙到处试探，如同搜索着什么东西，有滋有味地品尝着什么。

耶格感觉它正张开大嘴，啃咬他的躯体，昆虫越咬越深。他能听到蟑螂锯齿形的下颚撕扯着一块块腐肉时发出的沉闷的啾啾

声。他失声惊呼，但动了动嘴唇，却喊不出声，接着就觉得几十只蟑螂蜂拥而至……仿佛他已死去多时。

耶格强忍住一阵阵的恶心，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：他为什么听不到自己惊叫？

他使出浑身力气，抬起右手。

虽说只动了一点，但他还是觉得身体如同灌了铅一样。他挣扎着，胳膊每抬起一厘米，肩关节和肘关节都会传来一阵钻心的疼痛，他硬撑着使出一点力气，肌肉就会一阵痉挛。

他觉得自己成了废人。

他到底怎么了？

他们把他怎么了？

他咯咯地咬紧牙关，全凭着一股毅力，抽出胳膊，挪向自己的头，接着又将手挪到耳朵，拼命地抓着、挠着。他的手指碰到了几条腿——是几只生有鳞片和尖刺，正在又撕又咬的昆虫。这会儿，蟑螂挣扎着，要钻进他的耳朵眼。

滚出去！滚出去！滚出去——

他觉得一阵恶心，可惜肚中空空如也。他只剩下一副濒临死亡、干巴巴的躯壳，包裹着他的胃壁、喉咙、嘴，甚至他的鼻孔。

噢，见鬼！还有鼻孔。蟑螂也拼命地往里面钻！

耶格又大喊起来。这一次喊得更长，更加绝望。我不要这样死。老天，行行好，别这样……

他用手指一遍遍地挠着自己的七窍，从上面把蟑螂弄走，搞得它们愤怒地又蹬又踢，啾啾声不绝于耳。

过了许久，他终于渐渐恢复了听觉。一开始是他自己一声声的惨叫在血肉模糊的耳朵中回荡，继而又注意到了别的声音，比几十只执意要拿他的脑髓一饱口福的昆虫更令人胆寒。

是一个人的声音。

这个声音低沉、狰狞，以别人的痛苦为乐。

是监狱的看守。

这个声音顿时让他如梦方醒。这里是黑沙滩监狱，一座远在天涯海角的监狱。人若是到了这里，就会遭到惨无人道的拷打，被折磨至死。他们奉命给耶格安了个莫须有的罪名，把他投进了这所监狱，但耶格的噩梦才刚刚开始。

相比在这个地狱醒过来，耶格认为倒不如人事不省，毕竟那时候有种说不出的宁静，不管是什么，都比陷在这个鬼地方几个星期要强，这里虽叫监狱，其实却是坟墓。

耶格恨不得再昏睡过去，回到容他藏身的那个安逸、无形、变幻不定的灰暗世界，但没容他多想，他已被拉回这苦不堪言的世界。

他慢慢地停下胳膊的动作。

他的手臂又垂到地上。

他任由蟑螂啃噬他的脑袋。

连这也比面对现实要好。

接着，“叫醒”他的人又行动了，一股冰冷的液体泼到了他的脸上，如同海里迎面拍过来的大浪。只可惜味道不一样，没有海浪那般清凉，也没有令人精神为之一爽的海腥味。是一股刺鼻的恶臭，如同几年都没清洗过的尿盆的尿臊味。

打手又开始哈哈大笑。

这真是个好消遣。

拿自己撒在尿盆里的尿浇犯人的脸，恐怕再也没有比这个更好玩的了。

耶格吐出散发着恶臭的尿液，又眨了眨火辣辣的眼睛，挤掉

眼睛里的尿液。这盆散发着恶臭的尿液起码赶走了蟑螂。他搜肠刮肚想找些话，劈头盖脸把看守臭骂一顿，由此证明他还活着，还能反抗。

“去你……”

耶格张嘴，哑着嗓子骂了一句，这句骂一准又要招来一顿暴打，而用来打他的那根软管，早就令他闻风丧胆了。

但要是反抗，他就只能受死。除了反抗，他没有别的选择。可他的话只说了一半。

另一个声音突然插了进来，这声音很熟悉，再亲切不过了，有很长一段时间，耶格都以为自己在做梦。这段叠句一开始轻柔，但渐渐雄浑响亮，这是一段节奏明快、给人以绝处逢生的希望的战歌……

我死，我死，我生，我生。

我死，我死，我生，我生！

不管到了哪儿，耶格都能听出这是谁的声音。

是塔卡瓦西·拉法拉，他怎么来了？

他们是在英国陆军打橄榄球的队友，而这段比赛前的毛利人战舞，领头的一向是拉夫^①。他常常一把扯下衬衫，握紧拳头，迈着舞步，在队友的簇拥下，敲打结实的胸口。他迈着立柱一样的腿，挥舞着攻城锤一样的胳膊，无所畏惧地与对手较劲，似乎势不可挡。

拉夫双目圆睁，伸着舌头，摆出一副武士下战书式的狰狞面孔，似乎要将对手吓得落荒而逃。

① 拉夫是拉法拉的昵称。——编者注

“我死，我死，我生，我生！”我会死吗？我会死吗？我能活吗？我能活吗？

战场上并肩作战，拉夫不屈不挠，是生死与共的战友。拉夫是毛利人，命中注定是一名皇家海军陆战队队员，当兵后他与耶格去过世界各地，也是无话不谈的好兄弟。

耶格转动眼珠，循声向右边望去。

通过眼角的余光，他能清楚地看到站在牢房另一头牢门后的身影。那人身材魁梧，连看守都被他比了下去。他脸上挂着的微笑仿佛漫长、暗无天日的暴风雨过后，一束穿云破雾的阳光。

“不错，是我。”那个带着笑脸的人说，“你这副狼狈样儿倒是少见。就像上次把你从阿姆斯特丹酒吧拖回去似的。还有，你最好收拾一下。我们这就坐英国航空公司的航班飞往伦敦，可是头等舱哟。”

耶格没有答话。他能说什么？拉夫怎么到这种地方来了，竟然还近在眼前？

“别磨磨蹭蹭了。”拉夫催道，“趁莫乔少校还没改变主意。”

“不赖啊，鲍勃·马利！”打手在拉夫的背上拍了一巴掌，两条缝似的眼睛凶狠无比，挤出一丝假笑，“鲍勃·马利，你真会开玩笑，伙计。”

拉夫咧着一张大嘴笑了。

耶格只知道拉夫在对别人笑的同时还能让对方胆寒。称呼他“鲍勃·马利”，一准指的是拉夫的发型，那头发辮是毛利人的传统打扮。不少人在球场上了解到，谁要胆敢对拉夫的发型说三道四，一准得吃不了兜着走。

“把牢门打开。”拉夫咬着牙说，“我和我的朋友耶格先生现在就走。”



吉普车远远地将比奥科岛黑沙滩监狱甩在身后，拉夫这才伏在方向盘上，伸手够了一瓶水，递给了耶格。

“喝吧，”他跷起拇指，指向后座，“冰箱里多的是。你要补补水。我们还有一整天的路要赶呢……”

拉夫没有说下去，满腔心思都在摆在他们面前的旅程上。

耶格任由这段沉默悬在空中。

在狱中关了几个星期，他的身体仿佛一团火，个个关节疼得钻心。自从被投进那间号子以来，上一次乘车兜风，上一次全身沐浴着比奥科岛火辣辣的阳光，都恍若隔世。

车每颠一下，他都疼得一阵哆嗦。他们上了一条滨海大道，这条狭窄的沥青路一直通往比奥科岛重镇马拉博。在这个非洲的弹丸岛国里，公路少得可怜。

拉夫指了指车的仪表盘，说：“那儿有副墨镜，伙计。你就别硬撑着了。”

“好久没见太阳了。”

耶格掀开贮物箱，掏出一副奥克利牌墨镜，打量了一番，说：“水货？你这抠门儿的德行一辈子都改不了。”

拉夫哈哈大笑：“勇者无敌嘛。”

耶格伤痕累累的脸上浮现出一丝笑容，但这一笑险些没把他疼死——他许久都没笑过了，似乎这个微笑能将他的脸一破两半。

最近几周，耶格以为自己这辈子再也出不了那个牢房了，几

个关键人物谁也不清楚他被困在那儿。他越来越觉得自己会悄无声息地死在黑沙滩监狱，渐渐被人遗忘，就像在他之前，被扔进海里喂鲨鱼的无数具尸体一样。

他竟然还活着，而且自由了，一时间，他接受不了这样的现实。

在看守的安排下，他们一声不吭地走出阴森的地下室时，一路上可见墙上斑斑的血迹。地下室里设有刑讯室和垃圾房，从牢房里拉出来、准备扔进大海的尸体也暂时放在那里。

耶格想不明白拉夫打通了什么关节，居然可以让他走出监狱。

没人能活着走出黑沙滩监狱。

谁都别想。

“你是怎么找到我的？”耶格的话打破了沉默。

拉夫耸了耸肩。“那有何难？我们出动了不少人：费尔尼、卡尔森，还有我。”他哈哈大笑，“给我们添了这么多麻烦，你开心了？”

耶格耸了耸肩。“一开始，我还以为莫乔少校是个好人，让你恨不得把妹妹嫁给他。”他瞥了一眼这个身材魁梧的毛利人，“可你是怎么找到我的？为什么……”

“只要有难，我随时出现在你身边。再说……”拉夫脸上掠过一抹阴影，“伦敦总部需要你。他们派给我们一项任务，我们俩都有份儿。”

“什么任务？”

耶格一仰脖子，一口气喝了一大口水。瓶装水清凉、干净，犹如甘露，而在黑沙滩监狱，为了活命，他只能硬着头皮喝臭水。

“接下来该怎么办？你救我出了黑沙滩监狱，可不等于出了

地狱岛。他们管这一带就叫地狱岛。”

“我听说过。我和莫乔少校说好了，你和我登上飞往伦敦的飞机，他拿第三笔钱。不过，我们不打算乘那趟航班，我们哪儿也不去。到了机场，他正好抓我们，他在等我们入瓮呢。这样一来，他就一口咬定是我们越狱，再把我们抓回去。这一下，他能一举两得，一是从我们身上捞一笔，二是向上级邀功。”

耶格耸了耸肩。一个多月前，比奥科岛发生了一场政治事件，雇佣军拥进赤道几内亚。比奥科是首都所在地，该国另一半在非洲大陆，与比奥科岛隔海相望，因此该国下令逮捕比奥科岛上为数不多的外国人。耶格就在这些人之列，警察搜查了他的住处，搜出了他当兵时的几枚勋章。

警察认为耶格也参与了这次事件，是事件的主谋之一。其实他不是。耶格到比奥科完全是出于另一个原因，一个天真的动机，可惜他怎么也说服不了要逮捕他的人，被投进了黑沙滩监狱。到了监狱，莫乔少校想尽办法折磨他，逼他交代。

耶格戴上太阳镜。“你说得没错——从机场我们逃不出去。有没有别的办法？”

拉夫瞥了他一眼，说：“听说你在这儿当教师，在这座小岛北端的一个小村子教英语。我去过那儿，当地的渔民把你奉为地狱岛的天使，因为你教他们的孩子读书写字，比不干正事的官员强了不知多少倍。”他顿了顿，“渔民们准备了一艘独木舟，我们可以乘它逃到尼日利亚。”

耶格想了想。他在比奥科待了将近三年，与当地渔民相处得相当不错。划独木舟横渡几内亚湾——能行。或许能行。

“大约三十公里的水路，”耶格自顾自说道，“赶上天气好，风平浪静，渔民们时不时就会划船过去。你有地图吗？”

拉夫指了指耶格脚边的小帆布包。耶格忍着痛，伸手够了上来，翻着里面的东西。他找到一张地图，展开，仔细研究小岛的位置。比奥科岛恰好地处非洲的弯曲角落，是一个荆棘丛生的小岛，长不过一百公里，宽不足五十公里。

离小岛最近的国家是喀麦隆，位于小岛的西北面，再往西是尼日利亚。往南两百公里是赤道几内亚的大陆。

“这儿离喀麦隆最近。”耶格说。

“去喀麦隆还是去尼日利亚？”拉夫耸了耸肩，“这会儿哪儿都比这里强。”

“还要多久天黑？”耶格问。早在被押到黑沙滩监狱前，打手们就抢了他的手表。“趁着夜色，我们正好动身。”

“还有两个小时。我顶多给你一个小时，去宾馆把身上收拾一下，好好冲个澡。不吃点东西，你哪来的力气划船？我不是说过了吗，今天够咱们受的。”

“莫乔知道你住哪家宾馆吗？”

拉夫哼了一声。“躲也没用。这个小岛只有巴掌大，没什么事能保密。仔细想想，这里倒是和我家很像……”拉夫露出一口洁白的牙齿，“莫乔不会找咱们麻烦，至少几个小时内不会。他等着查我付的款子到没到账呢，趁这工夫，我们早跑得没影了。”

耶格拿起瓶装水，忍着痛，大口大口地把水吞进就快冒烟的嗓子。问题是他的胃像是已经萎缩成了个核桃。就算打不死、折磨不死，但那点连塞牙缝都不够的食物很快就能把他饿死，这可不是危言耸听。

“教小毛孩子，”拉夫心照不宣地笑了，“你到底为什么来？”

“教书啊。”

“好吧，教小毛孩子。你难道跟事件一点关系都没有？”